



[英] 艾尔默·莫德 著

托尔斯泰传

下 册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827-1882
(1827-1882)

[英] 艾尔默·莫德 著
宋蜀碧 徐 迟 译

托尔斯泰传

下册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作者序

我的《托尔斯泰传》初版恰好在托尔斯泰逝世时发行，此后出现了许多有关他的新的资料，特别是 S. A. 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后期日记的问世，使我又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

她的《日记》，在纠正一些误会方面虽然有价值，但由于存在许多偏见，又造成不少错觉。这方面可以引证最近出现的一个例子，虽不是一个特别突出的例子，但可以充分体现许多英国作家是怎样对待托尔斯泰的。他们把他作为一个艺术天才，但是一个可怜的思想家——一个智能较低的人，因而只能从头到尾完完全全地论述他。好几位新闻界人士已采取了这种态度，说明他们正如这里提到的一篇文章的作者一样，单凭想像，而对这个问题却十分无知。下面这封信即可说明问题——

致每日快报编辑，
先生，

围绕伟大人物会出现一些传说，这也许是很自然的，但是看见它们在我们面前出现，却是一种奇怪的感受。

我快写完我的《托尔斯泰传》时，在你的报纸上读到圣约翰·欧文先生关于托尔斯泰的一篇文章，其中的一些说法跟我所使用的资料是抵触的。他说：“她〔伯

爵夫人]的家不断被一帮杂七杂八的‘愚昧的人’占据着。他们满足托尔斯泰的虚荣心，同时挥霍他的财产。”这个家属于伯爵夫人，她可以拒绝接纳托尔斯泰的任何一位重要朋友，也完全可以不接待任何她不喜欢的人。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从来没有“一帮杂七杂八的人”在“挥霍他的财产”，“要供给一群群饥饿的信徒吃住”纯属捏造。“他假装生活得像一个农民”是不真实的。托尔斯泰从没有生活得像一个农民，或假装生活得像一个农民。

说托尔斯泰“竟然做了一把铁锹来刨小麦田，因为犁这种工具太复杂了，不好用”，这种说法毫无根据。这显然是出于对最近出版的《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后期日记》一书的误译，她在日记中说的“他准备好一把铁锹，要去翻地”，被误译成“他现在制作了一把铁锹，要去翻小麦地”。这是一系列并非有意说谎的错误所引起的传说的一个极好的例子。

您忠实的，

艾尔默·莫德(签名)

关于托尔斯泰，最确切不过的事实莫过于他非常喜欢犁地，并把它当做一种最好的运动和工作。关于这点，除了本卷所记载的一些事件和谈话以外，从《安娜·卡列尼娜》到《论文书信集》都有充分的证据。可是这位批评家却说托尔斯泰认为犁“这种工具太复杂，不好用”。在他妻子的眼睛里，托尔斯泰做的每件事都是错误的，她在日记里写下一些过头的话，被错误的翻译夸大了，这在这类书中本来是容易发生的；而一位批评家却趁机加以利用，给它添油加醋，用他心里的看法，给根本不存在的事实作出了一些奇怪的解释。

我一直在尽量让阅读中的英国的公众如实了解托尔斯泰，

因此在一份广泛发行的报纸上看见关于他的任何新的传说，都使我感到遗憾。当这些使我们对托尔斯泰的著作难以理解的废话从我们脑海里消失以后，托尔斯泰的著作肯定仍将永远存在；但是说托尔斯泰是一个金属制造工，他“竟然制作了一把铁锹”，或者说他是“假装生活得像一个农民”，这类异想天开的神话却可能长期存在下去。它们对于人们轻信的幼稚天性有着强烈的吸引力，而且是属于谎言之父的领域的。

圣约翰·欧文先生本人非常好心地为托尔斯泰著作百年纪念版中的一卷写了一篇导言，我希望我已经说清楚，即使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中，他所做的也并不比其他许多批评家做得更糟糕，因为托尔斯泰伯爵夫人的《日记》提供了一系列的陷阱，凡是对托尔斯泰本人和他的工作不是十分熟悉的评论家，是难免会掉进去的。

我热诚地感激托尔斯泰的大女儿塔吉安娜·苏霍京-托尔斯泰夫人在我写作这部书时给予我的帮助，感谢海伦·杰西曼女士，我发现她的帮助是极为有用的。我也对 A. C. 法菲尔德先生为本丛书其他各卷所做的老练的校对和有用的注释表示感谢，对托尔斯泰学会秘书 L. E. 埃利奥特女士所提出的许多极好的建议表示感谢。

艾尔默·莫德

一九三〇年七月十二日于
切姆斯福，大巴多

章 目

第一章 转变时期

551

《托尔斯泰的妻子的日记》 她希望“完全占有他” 嫉妒
重新入伍的念头 托尔斯泰的人生观的改变 雷南的《耶稣
传》 对大自然的观察 V. I. 阿列克谢耶夫 给费特的
信 斯特拉霍夫的信 所罗门的《箴言》 斋戒 斯特别列
夫与维里夏金 来自屠格涅夫的信 普希金纪念 《散文
诗》 陀思妥耶夫斯基 “你一定曾经是一匹马” 检查员
宗教著作 托尔斯泰的真诚 阿尔布佐夫的《回忆录》

第二章 神学与福音书

587

《教条主义神学之批判》 《怎样阅读福音书》 托尔斯泰
的宗教观概要 基督的五条诫命 基督鞭打过人吗？ 迷信
J. S. 穆勒 道德法则 达尔文运动 《圣经》 “现存
的权力” 比喻 来世的生命 招魂术 神迹 使五千人吃
饱 明确的协议 格莱斯顿 实践是检验理论的标准 不抵
抗主义 韦鲁斯教授 登山宝训 《教会与国家》·《福音
书简编》 《忏悔录》 关于宗教的论文 《我信仰什么》
休妻 爱国主义 道义上的谴责 基督教-无政府主义
沃尔特·巴奇霍特 祈祷

第三章 致沙皇书

620

| 托尔斯泰的产业 他的妻子的信 给亚历山大三世的信

“第三部” 契卡 波别多诺斯采夫 谋杀沙皇者被处死
“我的家庭是我的肉体” 给费特的信 给他妻子的信 日记
奥普京修道院 一个乡村长老 修道院的旅店 一次关于上帝的谈话
午餐加香槟酒而农民被工作过度所折磨 经济革命不可避免
《人靠什么生活》 卡尔曼·西尔瓦 访屠格涅夫 萨马拉的产业
一个哥萨克在亚斯纳亚 屠格涅夫 访亚斯纳亚 莫斯科 苏塔耶夫 通信 鲍鲍里金的访问

第四章 财富与贫穷

659

为什么穷人很多？ 莫斯科的贫困 有钱人的无动于衷
《论莫斯科人口调查》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 该书的自传体价值
金钱本身是一种罪恶 “我不能那样生活” 慈善事业
勒查诺夫救济院 “钞票不能消除不幸” 受过教育的贫民
“让别人为他们多干活” 妓女 “认为工人的地位是卑贱的”
苏塔耶夫 莎拉·伯恩哈特 托尔斯泰在莫斯科不愉快
和妻子冲突 克雷洛夫的寓言 “热切地希望离开家”
妻子的第一次自杀企图 “上帝需要我们有限的的能力”

第五章 自我克制

685

亚历山大三世与波别多诺斯采夫 托尔斯泰向理智和良心呼吁
暴力 和他妻子的通信 N. N. 盖 N. K. 米哈伊洛夫斯基
蒲鲁东与托尔斯泰 N. N. 斯特拉霍夫 春天的觉醒 检查员
屠格涅夫 “邮箱” 在城市购买住宅 给 V. I. 阿列克谢耶夫的信
学希伯来文 鲍鲍里金的回忆 放弃伯爵称号 给恩格哈尔特的信
“你说教，但是做得怎样呢？” 安娜·舍隆 “你必汗流满面才得餬口”
托尔斯泰的早饭 他的穿着 道德原则 村里的一场火灾 拒绝金钱
香客 来访者 革命党人 屠格涅夫最后的信 被召到陪审团尽职
准备关于屠格涅夫的演讲 跳舞 缝靴子

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信仰什么》被禁 V.G. 契尔特科夫
N.N. 盖 体力劳动 列宾的画像 简·斯泰卡 阿列克
山德拉的诞生 放弃打猎 和他的妻子冲突 他希望离开家
关于他妻子的行动的说明 财产安排 P.I. 比留科夫
托尔斯泰一家在莫斯科 伯爵夫人成了出版人 托尔斯泰的
决定造成的混乱

第六章 新生活

747

L.D. 乌鲁索夫公爵 塞瓦斯托波尔 “媒介” “饥饿的
寒鸦” 检查员 契尔特科夫 W.T. 斯特德 《二十三个
故事》 邦达列夫 “为餬口而劳动” 个人外貌 收割干
草 弗雷 素食主义 像洋葱头那样一层一层把皮剥掉 尼
采和一个修士 拉耶夫斯基 贪吃 打猎 抽烟 黑格尔
实证主义 萨马拉田庄 丘尔金 “黑派”和“白派” 费
纳曼 玛丽亚·阿列克山德罗芙娜 施米特 他的女儿玛丽
肥料 “熏走不洁的精灵” “令人难堪的话” “我要
留在我所在的地方” 农活 盖棚屋 伏特加 “老处女”
翻晒干草 传奇 一个托尔斯泰垦殖队 N.N. 盖 莫罗
佐夫 托尔斯泰当木匠 他的儿子阿列克费的死

第七章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

781

“一些人不停地过节，而另一些人却必需挨饿和干活” 仆
人们 金钱是什么 一个魔力钱包 “用一切办法去缓和他的
命运，但就是不从他背上下来” 财主和拉撒路 莫斯科
的盛大舞会 夹狗尾巴的孩子 挨冻的马车夫 人肉肉片
“人有手和背是为了用来做工” “财产是万恶的根源”
“妇女的真正工作是生养子女” 丽贝卡·韦斯特 贫穷问
题 卓越的预言 隐蔽的奴隶制 不抵抗主义 托尔斯泰的
道德上的傲慢 应该把人的生产记入贷方，消费记入借方
威克利夫与圣芳济会修士 专业化 明确的价值 V.G. 契
尔特科夫 人把东西吃掉时就变成他自己的了

第八章 紧张的一年

801

N. N. 盖 鲁宾斯坦的音乐会 步行到亚斯纳亚 《尼古拉棍子》 多尔戈鲁基的申斥 戴鲁莱德 M. A. 斯塔霍维奇
“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体力劳动 盖谷仓
“不要朝下看” 《傻子伊凡》 《伊凡·伊里奇》 丹毒
《黑暗的势力》 左拉 《第一个制酒者》 托尔斯泰垦殖队 不抵抗的法则 斯恰维耶夫斯基垦殖队 特维尔垦殖队 财产的建立 哈尔科夫垦殖队

第九章 学说的影响

829

《论生命》 个人不朽 欧内斯特·H. 克罗斯比 S. A. 别尔斯 花 D. A. 希尔科夫公爵 能干的领袖 托尔斯泰和他的妻子 他的子女 安科夫斯基馅饼 列宾 《空鼓》
《趁有光的时候，在光明中行走》 谢苗诺夫 教区神父 P. S. 阿列克谢耶夫医生 《文化的节日》 《为什么人们要使自己麻木？》 我第一次会见托尔斯泰 伊凡的诞生 赫尔岑 《体力劳动与脑力活动》 星期四晚上 I. I. 扬茹尔教授 《桑达斯基时报》 托尔斯泰做的靴子 波列诺夫的画

第十章 不抵抗主义

852

“世界上最大的幸福” 《什么是艺术？》初稿 《克莱采奏鸣曲》 “他的列车从隧道里开出来了” 不抵抗主义
“不要与恶人作对” 威廉·L. 加里森 艾丁·巴卢 拉斯金 经过深思熟虑的训诫 《塞瓦斯托波尔回忆录》的前言 《教育的果实》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演出 《克莱采奏鸣曲》的一次朗读 招魂术 托尔斯泰被守门人挡驾 检查

第十一章 两性问题

875

谢苗诺夫与契尔特科夫 费内隆的评语 《克莱采奏鸣曲》

避孕方法的使用 《克莱采奏鸣曲·后记》 理想 《我信仰什么》与《克莱采奏鸣曲》的对比 音乐的性质 《圣经》中的两个准则 W. 巴奇霍特 圣保罗的观点 托尔斯泰的感情的强烈 托尔斯泰稳步朝一个方向发展 自由恋爱 黑白分明, 非此即彼 遭到攻击 《克莱采奏鸣曲》的影响 在托尔斯泰垦殖队中的道德标准 两性问题的重要性, 对严肃认真地处理这一问题的人的谴责 M. 高尔基 他的女儿玛丽 盖的《真理是什么呢?》 在修道院看望妹妹 他的妻子从亚历山大三世获准出版《克莱采奏鸣曲》 放弃版权造成的混乱

第十二章 饥馑

902

给来访者压倒 波尔塔瓦垦殖队 垦殖队的缺点 拒绝服兵役 二十八是一个完整数 妇女的“天生的优越性” 饥荒 拉耶夫斯基叙述托尔斯泰热心的事情 允许大家出版他一八八一年以后写的作品 伯尔尼国际协定 戏剧上演祝 他的产业分给了子女 被斥责为反基督者 “把自己当一根管道” 由他的女儿帮助, 在灾区开办食堂 S. A. 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在赈灾工作中的作用 拉耶夫斯基的死 一个施粥所 金钱“除了造成危害, 其他什么也不能做” 斯塔德林与玛丽伯爵小姐驱车出访 神父们的反对 “得到赠品的希望, 削弱了群众的自力更生精神” 对救灾工作感到厌倦 狄龙在《每日电讯报》上的文章 苏兹达尔修道院的监狱 两个信奉旧教的主教 他的声音“像钟声一样响彻”
A. A. 托尔斯泰女伯爵的干预

第十三章 爱国主义

936

《第一步》 《有闲者之间的一次谈话》 《上帝的国度就在你们心里》 “我们的生活的秩序是建立在对人们的残杀和折磨上的” 一个迁移到西伯利亚的村社 把政府视为十足的罪恶 对战争的谴责 爱国主义是一种使人堕落的迷信

托尔斯泰的和平影响 拒绝服兵役者 国际联盟 向托尔斯泰提出我对不抵抗主义的怀疑 格莱斯顿 托尔斯泰与政治改革家的关系 D. N. 沙科夫斯科伊公爵 《空鼓》
“告诉他，托尔斯泰伯爵来过” 亨利·乔治 谢苗诺夫谈托尔斯泰的改变 “扎切伊运动” A. P. 伊凡诺夫，他的打字员 警察监督 《不要行动》 左拉与仲马 《艺术与非艺术》 亚美尼亚大学生与社会民主党 阿米埃尔 莫泊桑 德罗任拒服兵役 基督教与爱国主义之间的冲突

第十四章 杜霍鲍尔派教徒

958

博物学家代表大会 骑自行车 盖的死 玛丽 谢苗诺夫买地 亨利·乔治 化装舞会 严肃与欢乐的交融 托尔斯泰主义者看待伯爵夫人 为莫泊桑的短篇小说作序 《基督教与爱国主义》 关于宗教的文章 三类宗教 尼古拉二世 “疯狂的幻想” 伊凡去世 “一个男人和妻子不是分开的两个人” 《主人与仆人》 谢苗诺夫谈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生活 《可耻!》 《在俄罗斯对基督教徒的迫害》 托尔斯泰对杜霍鲍尔派信徒的看法 彼得·维里金在流放中 “基督播下的种子” 拒绝服兵役 契尔特科夫 托尔斯泰给维里金的信 维里金的信 托尔斯泰主义者被流放 托尔斯泰对契尔特科夫的感激 《救命!》 J. C. 肯沃西 “一个取之不尽的钱包” 安东·契诃夫 “莎士比亚确实写出了几出比你写得好的剧!” “两种人” 托尔斯泰的魅力，他对待孩子们的态度 《档案》 为地方政府服务是错误的 简·亚当斯——访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给希科夫的信 简·亚当斯的信 “大人乐意乘几等车?” “一间安静的房间，好在里面工作” “我挣来的钱” 草地网球 象棋 神圣宗教会议的小册子与“彼尔的肥皂” 《爱的要求》 《给 E. H. 罗斯比的一封信》 《怎样阅读福音书》 《什么是艺术?》 让托尔斯泰的学说经受他加之于教会和政府的同样的检验

第十五章 革除教籍

997

《什么是艺术?》 和托尔斯泰的通信 读书主旨 萧伯纳
A. B. 沃克利的评语 托尔斯泰运动为什么瓦解? 珀利
垦殖队 神学上的非难 杜霍鲍尔派教徒的移居国外
D. A. 希尔科夫公爵 七千六百三十六名杜霍鲍尔派教徒移
居加拿大 维里金的信送给了加拿大杜霍鲍尔派教徒 裸体
游行 契尔特科夫 《手册》 契尔特科夫不满我的书
L. 苏列尔日茨基 来自“自由之子”的一封公开信 甘地
“不抵抗主义” 缺乏明确性 “非版权所有” 版权
托尔斯泰的请求 《复活》 关于海牙会议的信 托尔斯泰
的两个女儿结婚 神圣宗教会议的秘密通告 托尔斯泰与南
非战争 《我们时代的奴隶制》 税收 《托尔斯泰的教
导》 健康不佳 自由时代出版社与契尔特科夫 托尔斯泰
的感激 俄罗斯发生的骚乱 维亚泽姆斯基公爵 革除教籍
检查员 “我拒绝接受祝贺” 托尔斯泰的《答复》

第十六章 接近终点了

1044

安德鲁·D. 怀特 摩门教信徒 戈德史密斯 农民的贫困
奥鲍连斯基公爵夫人玛丽去世 《耶稣的教导》 《我不
能沉默》 “把套在我这老迈的脖颈上的浸过肥皂水的绞索
拉紧” 他的追随者遭受迫害 他的八十岁生日 喀琅施塔
德的神父约翰 “自由的敌人就是他的敌人” 一个旧教信徒

第十七章 冲突

1088

对托尔斯泰的文学遗产的控制 契尔特科夫对托尔斯泰的影
响和控制 “不抵抗主义” 理论的影响 他的妻子的地位和
歇斯底里的倾向 把家搞得不能忍受了 对“不抵抗主义”
在实践中的检验 托尔斯泰主义者对伯爵夫人的谴责 撇开
不抵抗主义教条的正确性, 托尔斯泰的努力的价值 晕厥
象棋 和萧伯纳通信 萧伯纳对《黑暗的势力》的意见

“两个上帝” “你读过施瓦尔琴堡吗？” “一个沙皇需要三列士兵去防止人民杀害他” 阿列克山德拉女伯爵 给一个日本人的信 托尔斯泰主义者的传说 阿列克山德拉顺从契尔特科夫 德利尔 我写给托尔斯泰的信 绿棍比“不抵抗”的教条更能代表托尔斯泰

第十八章 离家出走与逝世

1108

托尔斯泰的遗嘱 传说妨碍了解 一八九七年给他妻子的信 给予他妻子的出版权 一八九五年三月的非正式遗嘱 “我确知上帝的权力通过我说了出来的那些部分” I. V. 杰尼先科 一九〇九年九月的遗嘱 托尔斯泰不愿立正式遗嘱 一九一〇年七月的最后遗嘱 对最后的遗嘱的补充 诉讼被革命终止 伯爵夫人的版本 F. A. 斯特拉霍夫叙述怎样取得托尔斯泰对遗嘱的同意 伊利亚·托尔斯泰的《回忆录》《阅读巡礼》或《为了每一天》“提前修改”托尔斯泰丧失记忆 “太衰弱，不能过一种新的生活了” 托尔斯泰死后出版的一些著作取得版权 翻译《哈泽·穆拉特》的命运 V. F. 布尔加科夫的回忆 争夺托尔斯泰的日记的冲突 向他妻子妥协的部分，违反他的愿望给保留了下来 比留科夫不赞成遗嘱 契尔特科夫给托尔斯泰的长信 对信的评论 伯爵夫人给契尔特科夫的信 布尔加科夫的日记 妻子希望和她丈夫合影的愿望遭到反对 “我再也不要你的速记了！” 离家 看望他的妹妹 妻子企图自杀 阿斯塔波沃 “我不能拒绝她” “我看出我们的计划已失败了” 塔吉安娜 “知道这件事对我的灵魂是多么必要” “我认为我们做事欠考虑” “即使面临死亡，二加二仍旧等于四” “逃跑……逃跑！” 让妻子进去时他已失去知觉 一个遁世者在他临终时受到的宣扬 大学生的示威游行 《什么是艺术？》所给的答案 道义上的强迫所产生的反作用 他的坟墓 绿棍

后记

1163

M. A. 斯塔霍维奇在《俄罗斯评论》上论述争端 企图证明托尔斯泰的妻子不能对她的行为负责 对契尔特科夫的不信任 “无疑违反了他的‘不抵抗’学说” 《托尔斯泰最后的日子》 《关于我父亲的真实情况》 以利的儿子们 “金子是筛出来的”

附录：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后期日记

1171

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后期日记》的价值 其中明显的矛盾 托尔斯泰一八六三年八月五日的日记 在《战争与和平》中的反映 伯爵夫人更年期的影响与《克莱采奏鸣曲》 自杀的倾向 不可避免的冲突 阿列克山德拉的诞生 结婚三十五周年纪念 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不和 关于《主人与仆人》的出版的冲突 沙科夫斯科伊公爵召集的会议 托尔斯泰一九一〇年七月给他妻子的信

年表

1189

主要参考书目

1193

索引

1201

译后

1230

第一章

转变时期

《托尔斯泰的妻子的日记》 她希望“完全占有他” 嫉妒 重新入伍的念头 托尔斯泰的人生观的改变 雷南的《耶稣传》 对大自然的观察 V. I. 阿列克谢耶夫 给费特的信 斯特拉霍夫的信 所罗门的《箴言》 斋戒 斯特别列夫与维里夏金 来自屠格涅夫的信 普希金纪念 《散文诗》 陀思妥耶夫斯基 “你一定曾经是一匹马” 检查员 宗教著作 托尔斯泰的真诚 阿尔布佐夫的《回忆录》

《托尔斯泰的妻子的日记》发表得太晚，不能用在这本传记的第一卷里。有些人把他们婚后最初十六年或十八年的生活描写成非常的幸福，这本日记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们造成的这种印象。她的日记明白地表示出他们后来分歧的根源，至少是从最初就存在着的。

正如伯爵夫人自己所说的，她确实是“总在抑郁的时候写日记”，并且她一再提到她的幸福：

我自己的日记是可笑的。多么矛盾！在我看来是一个多么不幸的女人，然而有谁比我更幸福呢？还有什么更快乐更和谐的婚姻呢？有时我独自在我的房间里，快乐得笑起来，在身上画十字：但愿能永远永远如此！我总是在我们吵了架的时候记日记。现在我们也有时争吵，可是这些争吵都是由于那么细微的心理上的原因，假如我们不是彼此相爱，我们就不会吵了。很快我结婚就要到六年了，而我越来越爱他。他常常说这不是爱，而是因为我们老是生活在一起，也就不能离开了。可是我仍然在同样的不安、激情、嫉妒和热烈的方式中爱着他，他的平静有时使我恼怒。

2 她的日记里也有很多与那些欢乐的记载相反的记录，可是他们热烈地相爱却是明显的。虽然伯爵夫人感到要适应她丈夫在乡间孤寂的田庄上的生活方式，加上他的常常专注于文学工作，是困难的，可是假如他出门去，哪怕是两天，她也会非常烦恼。她有点苛求，无缘无故地极端地嫉妒，她希望占有托尔斯泰的全部注意。虽然如此，她却忠于她的丈夫和她所了解的他的兴趣，她并且是一个迅速扩大的家庭的专一的母亲。托尔斯泰常常全神贯注于他的农事和文学著述，以致她感到自己被忽视了。在他们婚后的最初几年里，至少有一次，托尔斯泰顽固地坚持他的意见，竟至于表现得苛刻。我们应该记住，这里用以判断的，只有妻子一方面对这件事的叙述，同时我们知道，她常常为了发泄她的情感而写日记，话也就说得比她真正的意思重一些。她对这次事情的叙述是，当他们的大儿子生下五个星期的时候，她奶痛，不能继续喂奶。托尔斯泰认为由孩子们的母亲自己喂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希望她坚持哺乳。他虽然没有说出这样的意思，可是她感到了他的不满，在

一八六三年八月三日，她的日记上记道：

和他谈了一下，似乎安心了一点，这只是因为我所怀疑的已经证实是真的了。不喂自己的孩子是荒谬的——有谁否认呢？可是身体吃不消又有什么办法呢？我本能地感到他对我是不公正的。他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地折磨我呢？我生气了……正如由于我在受苦而不履行我的职责，他现在不想见我一样，我也不想见他，因为他不受害，却在写作。这是另一种我以前没有想到的丈夫的可怕处。这时我甚至感到我似乎并不爱他。有人能爱一只每时每刻都在叮他的苍蝇吗？我不能把事情弄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弱点啊！他竟不能忍耐一个短时期，等我复原！无论如何，我受的苦在他的十倍以上。我不得不这样写，因为我很生气。

下雨了，我担心他会受凉。我已不再生气——我爱他。上帝保佑他！

在这下面（他们读彼此的日记）托尔斯泰写道：

索妮亚，饶恕我，直到现在我才认识到是我不好，并且是怎样的不好啊。有的时候人好像不是由于自己的意志活着，而是受一些不能抗拒的外在的法则支配的。对于你，我这几天的情形正是这样。我从前总以为尽管我有很多缺点，我总有十分之一的感情和宽宏大量。可是我苛刻，残忍，而且对谁呢？对那给了我的生命以最大的幸福，并且惟一爱我的人！索妮亚，我知道这种事情是无从忘记或宽恕的；可是我比你更清楚更了解我的一切卑劣。索妮亚，亲爱的，是我不好，我是可憎的；可是